



觀察結果，根本不能離開。所以我說，要十分十分喜歡，才會捱得住。」

敬祥林集中研究抗癌藥，行情在美國十分吃香，他一畢業，便找到工作。

抗癌新領域

「因為想做研究，而當年在美國的機會和設備都比香港多，所以便留下來。」事實上他的仕途亦十分順利，一離開校門，便加入美國大藥廠之一的Bristol Myers Squibb做高級主管，專責抗癌新藥的研究和開發。四年後再轉到Schering Plough藥廠做研究組組長，統領旗下五個組別。他在九五年加入Vion藥廠做開荒牛，目前是藥廠研究部副主席 (vice-president)。

做了十九年抗癌藥研究，敬祥林在這個領域上頗有名聲，和人合著有關抗癌的研究論文，超過四十篇多。

「開發抗癌藥是非常引人入勝的工作，引起癌腫瘤的成因，是因為正常細胞產生突變，攻擊並殺死其他細胞，我們要做的是找到這個攻擊正常細胞的目標 (target)，然後研究如何削弱它的活動，甚或在不影響其他細胞的情況下殺死它。」他說，癌症仍然是主要的奪命病症，不過藥業開發，卻是漫長的工程，沒有十年不為功。

十年試新藥

「每年獲FDA (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) 批准的新藥，只是全美研究的十分之一，可想而知要求極之嚴格。」敬祥林說，現時他的藥廠循兩個方向開發新藥，包括傳統的殺死癌細胞藥，和較新的基因療法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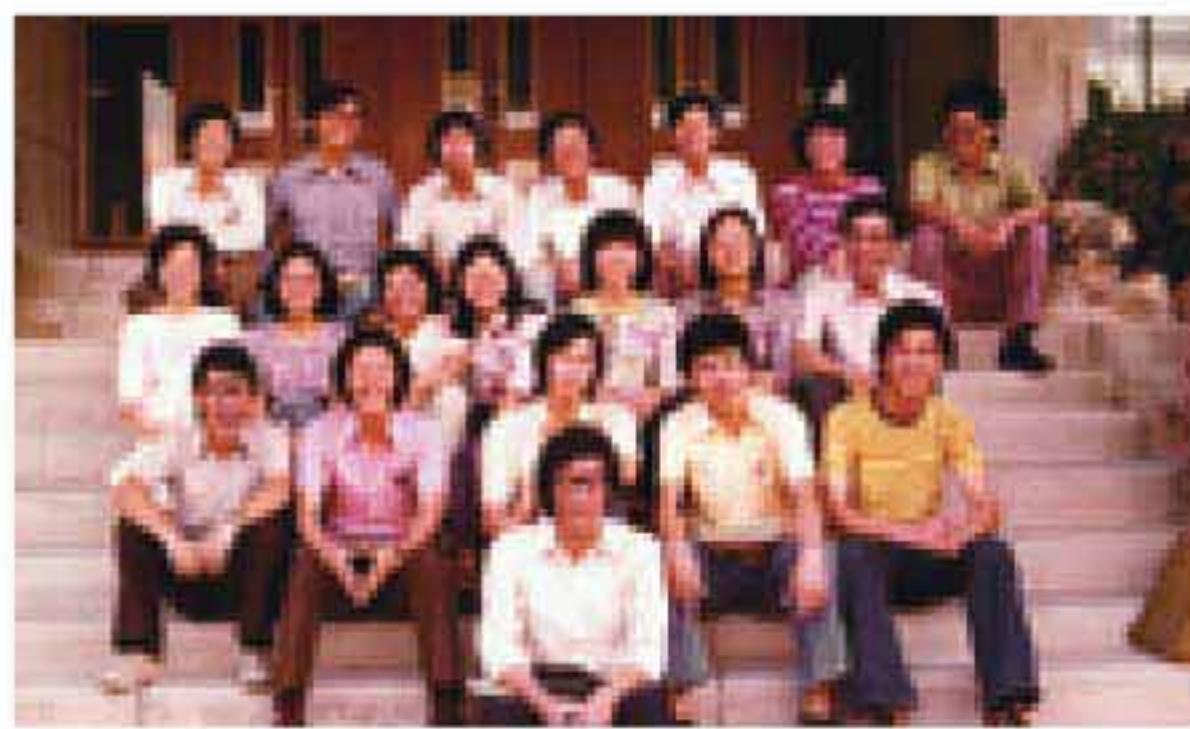
把殺癌基因注入人體，讓它只攻擊tar-

get，不損害其他細胞。

「一隻新藥由實驗室到臨床，平均花費七至十年時間，舉個例，就算完成實驗室的部份去到臨床一期，仍會有九成的失敗率，過渡到臨床二期，亦有高至一半的失敗風險，而我們已有兩隻藥捱到臨床二期，我期望能看到它獲批上市的一日。」

在海外取得成就，敬祥林有時也想回港再闖一番事業。因為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日益密切，會有很多藥物開發的發展機會。事實上他的父母都在香港，他每年都會回港探雙親。

「本來四月已決定了回來，但香港忽然出現沙士疫潮，計劃被迫擱置。」原來，敬祥林亦有涉足中藥研究，他的碩士論文，便是做一隻有避孕功能的中草藥，導師正是前中大醫學院院長江潤祥。「我相信將來做中藥的成份控制會是一個大發展方向，其實我們藥廠也有做natural food product，有這方面的技術，有機會我會想嘗試。」



▲▼回味中大的日子，既有苦學，也有動若脫兔的一面。



打入藥業圈子

唸生化的人，有不少從事藥物基礎研究工作，敬祥林說，中大畢業的學生，基礎知識一般都打得很穩，去到外國再進修很有優勢。

「外國重視創意研究，但現在回想，基礎知識打好後再上，會比別人行得更快。」敬祥林說，他自己選擇唸完碩士再到美國唸博士，因為美國有比香港更完善的研究配套，機會會比香港多。

「美國很重視藥物開發，但必須要選擇些歷史悠久、規模較大的研究室或大學研究院，那裡聚集全世界的精英，本身已經是品牌。教授、研究主任都熟悉行情，有他們的關係推薦，問人借樣本、介紹工作都易些，更易打入這個圈子。」

兩隻風帆

七十年代的中大人，過的校園生活都相近；住臨宿的鐵皮屋，搭火車去大埔消夜、月夜划艇等等。相比敬祥林，他當年的玩意簡直超班：在吐露港玩風帆，還要是自己動手砌的。

敬祥林唸研究院時，有兩個同學由美國來，有天提起吐露港可以玩風帆，連敬祥林在內八個大男孩都起哄，並且坐言起行，課餘時一起研究做風帆的方法。「我們去找合適的木材，按著畫的圖樣自己砌。」男孩子都喜歡砌模型，大如風帆，亦難不倒他們，更一口氣砌了兩隻。

「我記得放學一有時間，便湧到今日海洋生物研究所對出的海邊出海，當年吐露景緻真的好好。」玩到得意忘形，跌下水裡都是平常事，但從前的吐露港超級乾淨，他笑說一定不會中毒。

這兩隻風帆，令生化系風頭一時無兩。敬祥林說起這舊事，仍有點沾沾自喜。

PROFILE

敬祥林小檔案



- 1973-1977 中大聯合生化系
- 1977-1979 中大生化碩士
- 1979-1984 美國德州州立大學博士
- 1984-1995 耶魯大學博士後
美國藥廠Bristol Myers Squibb高級主管，專研抗癌新藥。
美國藥廠Schering Plough研究組組長
- 1995-現在 美國大藥廠Vion研究部副主席 (Vice-President)